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𤩽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許立學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總序

古者建侯分土皆有臣吏若有虞庖正有夏商以往其仍牧正之比詳葢闕周王之制始以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爲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而國

皆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陪之職多擬王室其見於春秋者魯有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太宰（皆卿官也諸侯倣此）祝宗卜史之職（大祝掌祠祀宗人掌禮太卜掌卜筮太史掌記事諸國皆有但不備見於經爾魯太史之外復有外史）又有工正掌車服隧正主役徒周人掌圖籍宰人掌禮書馬正校人掌馬縣邑則有大夫宰以守邑有賈正掌物價（諸國縣邑皆有大夫唯楚縣置尹或僭稱公）宋以司徒爲司城（避武公諱）有大司馬少司馬司馬大司徒司徒右師左師大司寇少司寇司寇太宰太

宰督少宰大尹卿正門尹又有御士主公御司里掌閭里迹人主迹禽獸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晉以司徒為中軍避僖侯諱有大司空司空太傅司寇司馬太師太史之職三軍之外復有中行右行左行之官周制大國三軍皆以卿將之大夫佐之晉舊有三軍又新作三軍避天子六軍之制故以行爲右又有軍司馬軍尉軍候亞旅候奄皆掌軍事又有候正主斥候輿師主兵車校正主馬司士主車右五正主五官執秩主爵秩七輿大夫主車輿大士主治獄公族旄車掌公族餘子掌公適

子之母弟公行掌庶子輿尉掌役司典掌典籍復陶主衣服筮史膳宰樂師各掌其事齊卿官及太史太師之外有銳司徒主銳兵辟司徒主辟壘工正主百工衡虞主山舟鮫掌澤虞候掌藪祈望掌海又有侍漁監取魚虞人掌山澤縣大夫之外別有師掌地域楚有令尹太宰右尹宰少宰司徒司空司馬左司馬右司馬司敗陳楚謂司寇爲司敗七大夫莫敖若敖連尹工尹樂尹藍尹箴尹鍼尹囂尹陵尹寢尹沈尹芊尹郊尹卜尹莠尹門尹馬尹

宮廐尹中廐尹又有太師掌環列之尹封人主役右領
左史爲賤官縣尹之外又有司馬鄭卿官之外有司宫
主宫令正主作辭令馬師主馬封人主封疆卜大夫府
人庫人郊人各掌其事其餘國則衛有右宰吳有太宰
隨有少師它職皆不見於經其戰國之際公侯多僭王
號諸國皆有相國假相國上卿客卿國尉御史田部吏
其用兵則有大將軍將軍軍師監牢裨將等官縣則有
園吏市椽監門之職秦孝公時又置縣令以公士上造

簪褭不更不更亦見於春秋大夫公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内侯徹侯爲二十爵惠文君時又置左右丞相及有犀首之官若漢虎牙將軍楚又有左徒三閭大夫其家臣則春秋時有家宰家司馬祝宗差車戰國有舍人中庶子其太子官及官者皆見於本序此不復紀夫陪貳藩國分守官次所以輔翊其主尊屏王室而有智用淵達謀慮沈敏挺賢懿之德秉忠亮之操方正不撓辭令克

允爲禮明上下之等臨政適寬猛之要規正闕失薦達賢彥臨難而盡節受邑而建嗣至於擅命恣橫僭上奢縱罔循典禮連搆禍危詭譎交變戕賊肆害任性以忿競棄國而奔越咸用論叙以著於篇凡陪臣部二十門

封邑　立嗣

封邑

周制卿大夫士有禄秩之差諸侯亦自命其陪臣卿佐故其家邑采地制禄受封亦惟舊矣東遷之後庶邦立

政雖大國之卿當命於天子者亦罕聞焉若夫霸者之土過於數圻强家之賦踰於百乘當其以能詔爵以功裂壤賞之以衍沃錫之以陪敦傳世延嗣保姓受氏自爾胄緒蕃衍宗族熾大專制國命以弱公室者亦固有之傳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其是之謂也

桓叔晉文侯弟成師也文侯封之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

馬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共叔段鄭莊公母弟也母姜氏爲共叔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闗以他邑號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師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榮陽京縣國號令榮陽縣

季友魯莊公弟也僖公元年以汝陽鄪封季友汝陽鄪魯二邑

韓武子爲晉大夫封於韓原

趙夙畢萬皆晉大夫晉獻公伐魏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趙衰晉大夫晉文公伐曹衛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河内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狐溱陽處父皆晉大夫先食於温地

郤缺晉大夫晉襄公反自箕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孫叔敖爲楚相及卒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優孟謂楚

莊王曰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及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在固始四百户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

士伯晉大夫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乃滅潞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賞桓子林父也狄臣千室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北郭佐齊大夫齊慶氏亡皆召羣公子具其器用而反

其邑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

子展子產皆鄭大夫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鬬辛楚大夫魯昭公十四年楚子殺鬬成然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

魏舒爲晉卿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獻子即魏舒也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

夫概王吳王闔閭弟也夫概王自立爲王敗走奔楚楚王封夫概王於棠谿在慎縣一云汝南有吳房縣爲棠谿氏

田常齊大夫割安平以東爲己封封邑大於齊

顏涿聚齊大夫顏庚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伐鄭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乘服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 召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 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伯魯趙簡子太子也簡子廢伯魯立子毋卹簡子卒毋卹立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

北登夏屋(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一作雒)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

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屬在恒山)

蘇秦爲趙相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樂毅爲燕亞卿伐齊破之濟西追至於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

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屬齊號爲昌國君毅狥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昭王死惠王使騎刧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田單爲齊將大敗燕軍燕軍敗走楚王遂虜殺其將騎刧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襄王

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廉頗為趙將大破燕軍於鄗殺燕將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也封廉頗為信陵君為假相國

樂乘昌國君樂間之宗也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趙封樂乘為武襄君

范雎爲秦相秦昭王封雎以應號爲應侯

蔡澤爲秦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李宗老子之子也爲魏相封於段干魏邑名

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昭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絶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河南新鄭韓韓之國都是也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

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樗里子秦惠王弟也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魏冄爲秦相秦昭王封魏冄於穰復邑於陶一作隂號曰穰侯

衛鞅為秦相孝公使鞅將而伐魏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

李牧為趙將趙幽繆王三年封李牧為武安君

田嬰為齊大夫齊將封嬰於薛楚武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

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之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田文爲齊相封孟嘗君既救趙趙王封之武城

田忌爲齊大夫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

於江南以示忌之不復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三月而受相印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黄歇爲楚相封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黄

歇言於楚王曰淮北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自以爲都邑

趙勝爲趙相封於東武城屬清河

張儀秦惠王時爲相封五邑號武信君

白起秦昭王時爲相封武安君

李同趙邯鄲傳舍吏子也秦惠王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李同説平原君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

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河南成皋有李城

虞卿遊說之子也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食邑於虞故號為虞卿

呂不韋陽翟人也秦莊襄王元年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内雒陽十萬戸

立嗣

春秋之世諸侯立政家陪之列或執國命傳祚强大與國升降遠者綿綿不絶近者不十數世其有父没子繼兄亡弟及或家老請嗣或宗人議立或决於龜筮或私於憎愛亂亡之患爭奪之源於兹多矣然而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所以生世適之嗣承大宗之重克荷先業大庇族人自非奉若前訓以稽乎至順慎求令德無忝爾祖亦曷能潔蒸嘗而纘基緒者哉

石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

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趙衰字子餘晉大夫初從公子重耳文公也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納諸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後文公妻趙衰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

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賢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

公孫敖魯大夫也出奔莒魯人立文伯文伯敖子穀也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年尚少請立難也難敖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趙武晉大夫盾之孫朔之子也朔妻晉成公女莊姬也晉討趙同趙括同括趙盾之弟也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

趙盾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仲嬰齊魯大夫公孫嬰齊也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見於經爲仲嬰齊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括本公孫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括氏非一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所出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檉奔齊託令未還何以後之括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家自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

云仲者明春秋賈家當積於仲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

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

之老夫抱之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

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耳不如荀息死之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

相也臧孫許宣謚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

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

是遣歸父之家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幼不忿懟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

鮑牽齊大夫也齊刖鮑牽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棄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氏施卜宰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

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

國佐齊大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復之國勝言難于晉使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之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成十八年齊殺國佐于内宫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云罪不及乏祀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伐齊還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

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納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公孫黑肱鄭大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

季武子魯大夫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具然猶必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

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潔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爲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軍（出季氏家臣仕於公）

孟莊子魯大夫也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

因季孫之欲立紇而定之猶爲有力令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戸側戸側喪位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

臧孫紇魯大夫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姨兄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

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敏失守宗祧遠宗廟爲祧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爲己請遂自爲也爲自爲請臧孫如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崔杼齊大夫也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盧蒲嫳曰彼君

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爲崔杼所弑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

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也嬰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嬰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
大墓開先人之塚以藏之遂奔魯
高止齊大夫也出奔燕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閭丘嬰帥
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人立敬
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良敬仲也良猶賢也高豎致盧而出奔魯
駟偃字子游鄭大夫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弱幼少其
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臧會魯人也臧昭伯如晉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郈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送計簿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昭伯從昭公孫齊平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

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

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公）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命適孫爲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

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乃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據周禮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司寇惠子也惠子之喪惠叔蘭生子虎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重服之布爲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存時又辱爲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識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

趙簡子晉大夫也子毋卹（襄子也）母賤翟婢也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趙襄子爲兄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

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

田嬰齊宣王庶弟也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曰文嬰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一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智識

古人有言曰智者心之符又曰識洞機先則知智識之爲用也德必有鄰道無不在奉國之主當爲政之先經濟之有成故動静而無爽言以見志可威强敵之兵默以成謀乃挫鄰國之勢至於立功遂事出言有章爲當

時之規範垂後世之鑒戒信爲霸者之佐焉

士蔿晉大夫也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衆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止之使民以義讓不可哀樂爲本言力彊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而不畜讓而力戰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屈邑産駿馬垂棘出良璧公曰此晉

國之寳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宫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懦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

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歟語諺言也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郄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田獵名祖國名氛災氣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祖寐瞑也郄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郄叔父晉大夫郤芮之父郤豹對曰床第之不安邪第簀抑驪姬之不

在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祖君意在翟祖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其上貪以忍忍爲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也幸是徼倖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怯冒言貪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祖

史蘇晉大夫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

曰何謂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遇見也挾會也骨所以鯁刺人猾矣也齒牙謂兆端左右疊圻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爲害也禮卜師作龜大夫占色史占墨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内象諸夏夏謂晋也兆端會齒牙有似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人國移公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人也必甘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尅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

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之有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

亡夏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人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叔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戎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

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其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且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大家隣國將師保之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雖驟立不過五矣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

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祗離舍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服吾聞之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過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

敵不可謂天吾觀君夫人也若爲亂其猶隷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爲人而已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夫子戒之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既而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爲秦所輔正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里克晉大夫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

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

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説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殺狐突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

舅犯晉大夫也與公子重耳同奔重耳自翟適齊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

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稱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犯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謂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

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縶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里克殺奚齊卓子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

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我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

重耳不敢違重耳在翟十二年狐偃曰自吾來此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吾日奔而易達因而有資資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饜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又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又云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宋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

胥臣晉大夫也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除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

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於南宮諏于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

榮億寧百神而和柔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已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後能大也

原軫晉大夫僖公三十三年初秦使孟明西乞白乙襲

鄭不克而還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敗秦師

趙衰晉大夫也文公二年秦孟明視敗於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

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荀林父晉大夫也文公七年晉襄子卒靈公少趙孟使先蔑迎公子雍於秦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而敗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蒭蕘之言猶不可忽况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孥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中行桓子晉大夫也赤狄伐晉圍懐及邢邱邢邱今河西平臯縣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爲民使疾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謂也

荀首晉大夫楚圍鄭晉救鄭及河聞鄭楚平晉荀林父欲還士會曰善先穀曰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令衆子逆命不順故應否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令變爲兌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令變爲兌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令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

也水過天塞不得瀦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必敗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晉師果敗明年晉殺先縠

伯宗晉大夫也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當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

居之瑾瑜匿瑕言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又晉侯將伐潞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酆舒潞相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其固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

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繇之故滅（繇用也）天反時為灾（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反其正字即為乏字）伐果克之又與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吉也）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其在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

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又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輦）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音聲）出次（舍於郊）祝幣（陳圭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

之從重人言

范武子晉大夫也郤獻子聘于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謂其子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易内以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乃告老

范文子晉大夫也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史顆秦大夫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記盟二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一心質成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晉人執魯季文子魯使叔聲伯請于晉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清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

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又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將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惟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令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用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令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

違蠻夷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而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弑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一說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

欲死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也内猶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夫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内憂且惟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

以爲外患乎釋置也又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之功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厲公敗荆師於鄢將歸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天道無親惟德是授晉且以勸荆乎

君與二三臣其戒也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又厲公敗荆於鄢而反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謂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郄卒及於公

范宣子晉大夫也襄公五年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

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也

韓獻子晉大夫也成公十五年楚子侵鄭及暴隧隧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晉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遂止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宋子重爲後鎮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

以救宋 台谷地闕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靡角宋地 又楚司馬何忌會襄公三年侵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之師侵陳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時未可爭 今我易之難哉 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

中行獻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 與晉成也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

人也

敝罷 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也

楚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

許鄭成又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衛人立公孫剽晉侯

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冬會于戚謀定位也謀定立剽乃伐之

荀罃晉大夫也哀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之辭讓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别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樂舞師題以旌夏師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

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于宋

韓宣子晉大夫襄公二十七年初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令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
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秦秦亦許之皆
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叔向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一年諸侯會於商任齊侯衛
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
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又宋
向戌如晉請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楚人衷甲趙孟患

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

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賛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諸侯將棄之何欲以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蕝束茅而立所以縮酒也望祭山川立木爲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也令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又昭公五年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太叔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將以韓宣子爲閽叔向爲司宫遂啓疆曰不可乃厚爲其禮又昭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

以底信（底致也）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惟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己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行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

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繇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威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修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二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常繇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惟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昭公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且求彝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

一歳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絶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繇非繇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弒也子干自晉歸楚人立爲君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

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爲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楚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

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羣望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有民二也民信之令德三也無苛慝寵貴四也貴妃子居常五也棄疾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位不尊其寵棄矣父既殁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内主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言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有鮑叔牙賔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爲内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

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內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六人惟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言子干所以蒙弒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又昭公十一年

周單子歸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容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又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北

面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又楚令尹享趙孟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是以滅之令尹爲王必求

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以道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以不義爲道道以虐淫弗可久也矣

女叔侯晉大夫也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魯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縣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朝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先君毋寧恠夫人之所爲毋用責我

士文伯晉大夫魯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

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以致災六月丙戌鄭災終文伯之言祁午晉大夫也昭公元年諸侯盟於虢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午祁奚子令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

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於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二會虢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平秦亂襄二十九年秦晉爲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雖有饑

饉必有豐年言耕耘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也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史趙晉大夫也昭公八年楚師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也令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繇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繇用

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者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舜後盖殷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于後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繼舜後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陳滅而陳完之後復代齊

荀吳晉大夫也昭公十一年楚師在蔡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蔡物以無親也物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

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遂救蔡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師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傁

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僂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司馬寅晉大夫也初哀公十三年魯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太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黑色下也肉食之人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

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士鞅晉大夫也定公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曰獻子范鞅子梁樂祁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

州
晉州地

訾祏范宣子家臣也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林父曰魯人所以事子也惟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

籍偃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孟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范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於訾祏訾祏質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貪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

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後之人可

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豈兄弟之國令吾

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無四方之患無内外

之憂賴三子之功而享其禄位令既無事矣而非龢於

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和訾祏死

范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

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令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

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

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和志雖褁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繇宣子曰可以免耳

趙簡子晉大夫也昭二十五年諸侯會於黄父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二王後爲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

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於此者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又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疾陽城姓胥渠名疾猶病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之官小臣款叩趙簡子門簡子晉大夫稱主君醫教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董安于御于側慍曰譆胥渠胥渠也欺吾君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也慍怒也即刑請就胥渠而刑之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

肝以予陽城胥渠處無幾何病愈趙興兵而攻習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衣甲者之首也

傳傻晉趙簡子屬也晉趙鞅與鄭師戰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爲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趙襄子晉大夫也智伯攻趙襄子趙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困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

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寛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沉竈產蛙民無畔意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也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三日而滅也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及其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

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所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

絺疵晉大夫也初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版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絺疵曰以其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浸者三版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明日智伯以告韓

魏之君曰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首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絺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絺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册府元龜卷七百三十二